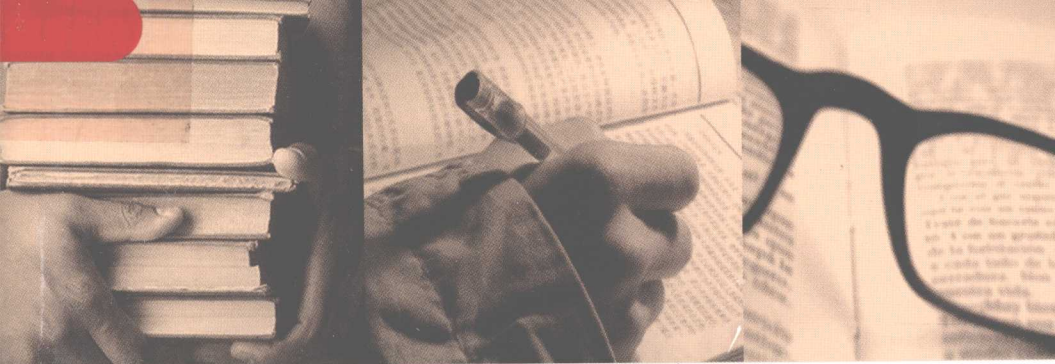




名校 名师 名课系列



文学经典与当代人生

王晓明/董丽敏/孙晓忠 著

MINGXIAO

MINGSHI

MINGKE

XILIE

 复旦大学出版社



名校 名师 名课系



I106/137

2008

文学经典与当代人生

王晓明 / 董丽敏 / 孙晓忠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经典与当代人生/王晓明,董丽敏,孙晓忠著.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7

(通识教育·名校名师名课系列)

ISBN 978-7-309-06067-6

I. 文… II. ①王…②董…③孙… III. 文学欣赏-世界 IV. 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75688号

文学经典与当代人生

王晓明 董丽敏 孙晓忠 著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200433

86-21-65642857(门市零售)

86-21-65100562(团体订购) 86-21-65109143(外埠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责任编辑 孙晶

出品人 贺圣遂

印刷 上海浦东北联印刷厂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7.875

字数 190千

版次 2008年7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5100

书号 ISBN 978-7-309-06067-6/I·437

定价 2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 一 讲	绪论：为什么读大学，为什么读文学 ▶ 1
第 二 讲	《刺客列传》：不计成败的英雄之志 ▶ 37
第 三 讲	《变形记》：温情的面纱撕破之后 ▶ 52
第 四 讲	《逍遥游》：地上的人生的大境界 ▶ 76
第 五 讲	《边城》：曾经拥有的世外桃源 ▶ 93
第 六 讲	《受戒》：日常生活的态度 ▶ 117
第 七 讲	《草原》：一种舒缓的生活节奏 ▶ 130
第 八 讲	《鼠疫》：在阳光与苦难之间反抗绝望 ▶ 147
第 九 讲	《卡拉马佐夫兄弟》：巨大灵魂的战栗 ▶ 165
第 十 讲	《安娜·卡列尼娜》：爱情是热情而持久的关怀 ▶ 186
第十一讲	《棋王》：“个人”梦想在乱世中冉冉升起 ▶ 204
第十二讲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激情燃烧岁月里的爱与恨 ▶ 227
后 记	▶ 245



第一讲

绪论：为什么读大学，
为什么读文学

这是一门怎样的课

先介绍一下这门课的大致安排。课程名称是“文学经典与当代人生”。最初选这门课的同学将近六十人，前几天作了一次筛选测试，最后选定的是三十一个人。为什么要作这样的筛选？因为这个课是带有一点试验性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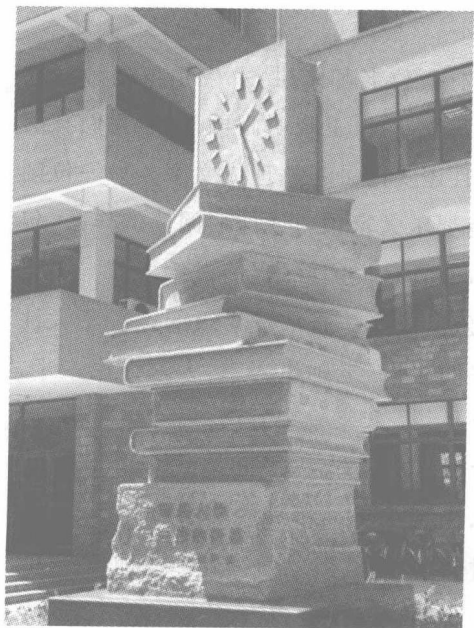
具体来说，一个是老师多，有三位老师来讲：一位是董丽敏副教授，另一位是孙晓忠副教授，第三个是我，王晓明。再一个，我们有两位助理，一位负责现场录音，并且还要把录音整理成文字。另一位则负责复印上课所用的材料，所有要求大家预习或课后阅读的作品，包括长篇小说，都会预先买好书，或者是复印好，提前发给大家。更重要的一点是，这门课上的讨论会比较多。通常一年级的课程不大注重讨论，但我们这门课不同，平时上课，老师讲一半，大家讨论一半，就是老师讲，也经常 would 提问，请大家一起来发表看法。

正因为是这样一个注重讨论的课，每节课上同学就不能太多，太多的话没法讨论，而老师要多，因为三十一位同学要分成三个小组，需要老师分别参加各个组的讨论，但不是固定哪位老师参加哪个组，而是交叉参加。

这门课的考试的方式是，课程结束以后，每人写一篇不少于三千字的小论文。但这论文只占总评分的百分之五十，另外百分之五十

是根据同学们的课堂讨论来打分。

这门课一共是十次课，每周一次。每次是三节课的时间，当中休息一次。第一次是绪论课，主要是我讲，但我也会提问，请大家一起讨论。以后的八次课，是和大家一起讨论作品。每一次都要预作准备，就是先把下一节课讨论的作品——比如刚才发的《史记·刺客列传》，连同讨论题目，告诉大家，请大家带着这些问题去读作品。同时还要挑选三到四位同学，先作一个小的准备。到下次上课时，先请有准备的同学分别作几分钟的读书报告，然后教师讲解——大概用一节到一节半课的时间，最后是分组讨论。八次课都是采用这样的形式。最后一次课，是从三十一位同学中挑选十几位同学，每个人上台来讲十分钟，我们一起来总结这门课的收获和不足。



绪论的基本内容是两个：一个是为什么要读大学，另一个是为什么要读文学。

今天是绪论课。绪论的基本内容是两个：一个是为什么要读大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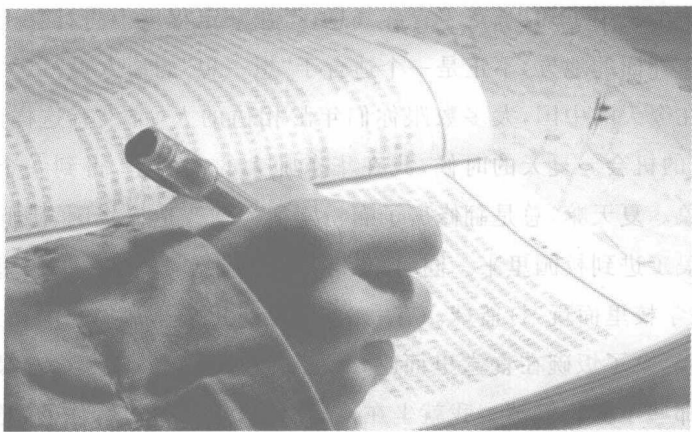
另一个是为什么要读文学。大家不用这么埋头记笔记,听我讲就行了。

大学是怎样的地方

首先我要祝贺各位。为什么呢?因为六年小学六年中学,读得非常辛苦。我不知道各位当中,是不是也有读得兴高采烈的,但我想大多数同学这十二年的生活是非常辛苦的,而且很多时候也很无趣。但不管怎么说,各位顺利地过了高考这一关,可以进到大学的课堂里来喘一口气了,这就值得祝贺。

但是我祝贺各位的,主要还不是在可以进到大学里来喘一口气,而是在另外一点上。我想各位年纪都差不多,都是十八岁,成年了。过去大家年纪小,不能自己做主,是父母或者别的什么人,领着你走了十八年。但从现在开始,我们要自己来走人生的长途,每个人主动地自觉地来开垦自己人生的长途,这就是成年的意思。

可是,在开始自己做主、走自己的人生长途以前,我们得想一想:



在开始自己做主、走自己的人生长途以前,我们得想一想。

我要去哪里，怎么走？做人不能太盲目。当然，你现在想好了的，以后真正开始走了，走了五年十年以后，也可能会改变，但不管怎么说，即使将来一定会改变，我们现在也应该想一想。

“想”是要有条件的，不但要有主观条件，也要有客观的环境的条件，而我们的大学校园，就正是这样一个很好的环境，一个可以让大家这样来“想”的客观的条件。大学之为大学，并不在高楼，也不在空地，而在于它是一个集中知识的地方，它集中了人类所有能够转化成书面形式的知识，至少这当中的绝大部分，是在大学里面，不但在图书馆里，更在课堂上，在老师讲课的内容和讨论里。大学的另外一个好的地方是，它大概可以说是社会的所有大型空间中最年轻的一个地方，每年不断有大批年轻人进来，川流不息地进来。更何况，在大学里，你没有工作的压力，不需要看哪个老板的眼色。一般来说，在大学读书时的经济压力也比较小，不是说没有这个压力，但在一个人成年以后的一生当中，经济压力最小的大概就是这个时候，你还有四年时间，可以把将来的生存啊、工资啊、家庭啊等等，暂时推开不管。这样一个集中了知识、富于青春气息，又在一定程度上将社会上的严酷隔在外面的地方，不正是一个适合于“想一想”的地方吗？

在今天的中国，大多数跟你们年龄相仿的人，都没有这样的“想一想”的机会。夏天的时候，我在华东师大的校园里，得到一个很深的印象。夏天嘛，总是翻修房子啊粉刷宿舍啊改造操场啊，因此就许多民工进到校园里来。同时，也有很多外地来的学生，暑假里不回家，在学校里面玩，打篮球。有一次，我看到几个非常年轻的民工，中午时候，拿了饭碗在食堂里面吃饭，七八个人坐在那边，看着操场里面的那些学生打篮球。我就坐在他们后面，这个时候看他们，觉得这些拿着饭碗的民工和那些打球的学生，彼此很像，相貌眼神都差不多，都不是上海人，没有城市小孩的那种苍白和瘦弱，穿着也很像，打

篮球的学生脏得一塌糊涂，民工还干净一点。他们有可能就是高考差了几分，有的人就进了大学，有的人就出来打工。可是，大家可以想象，几年以后，这个社会给他们安排的将会是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我今天在这里不讨论怎样看待这个现实，它当然是不合理的，但今天先不谈这个，我只是要指出一点：在今天的中国，有非常非常多的你们的同龄人，不能获得在开始人生长途的时候从容地“想一想”的机会。我要祝贺各位的主要是这一点。而且，这样的机会也就是在这几年，一旦你们毕业，工作了，就再没有这样的条件了。

我说进大学以后应该想一想，这就已经进入这堂课的第一个内容了：为什么读大学。但我在进一步分析之前，还想听听各位的看法，所以，现在请几位同学扼要地来说一下，你为什么来读大学？

.....

刚才四位同学说的各不相同，这非常好，如果多请几位的话，大家的想法可能会更多样，但因为时间关系，就不多请了，我接着往下讲：为什么要读大学。



进大学以后应该思考：为什么要读大学？

现代大学：从精英教育到普及教育

人类社会有大学，最初是从欧洲开始的，到现在差不多有一千年的历史。在这一千年的时间里面，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期，办大学的目的不一样，读大学的目的也不一样，大学本身自然也不一样。我举几个例子。

欧洲最早的大学是由原来的神学院改变而来的。在欧洲的中世纪，宗教的势力非常大，所以各个地方都建起了神学院。慢慢地有一些神学院，开始在通常的神学科目之外增加一些别的学科和别的内容，这样就形成了最早的大学的雏形。这些最早的欧洲的大学，办学目的当然是培养宗教人才。学生呢，大概大部分也都是出于对宗教的信仰去学的。不过，在这些早期的由神学院转变而来的大学里，也培养出了一些最早的对上帝的学说、对宗教观念产生怀疑的人。这就很有意思了，即使办大学教育的人想用大学来培养和灌输某种思想或信仰，一旦大学办起来了，教学的结果却有可能完全相反。

再后来，到了十九世纪，在欧洲以外的其他地方，陆陆续续也出现了大学。这些大学是怎样的呢？举一个例子。十八、十九世纪的大部分时候，英国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帝国，号称“日不落帝国”，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占领了世界上太多的地方，无论太阳升起还是落下来，都在英国的殖民地的范围里。可是，英国是一个人口不多的国家，要管理那么多的殖民地，全靠英国人自己，不够，他就需要培养这些殖民地的本地人来跟英国人一起管理殖民地。但这些人要有一个共同的素质，他要喜欢英国的文化，要忠于英国的国王。这种人怎么培养呢？大学！所以，当大学从欧洲向世界其他地方发展的时候，很主要的一类，就是培养殖民地本地官员的大学。香港最早的大

学——香港大学——就是这样办起来的。印度最老的大学——德里大学——也是这样办起来的。不单英国这么做，日本人也这么做。日本人把台湾变成殖民地之后，就按照东京帝国大学的样子，在台湾办了一个台湾大学，这个大学现在是台湾最好的大学。殖民地大学培养本地行政人才的做法，一直延续了很久。

当然，在这些培养殖民地管理人才、培养学生对宗主国及其文化的忠诚的大学里，也会出现相反的效果。往往是在它们的毕业生中间，出现了殖民地的第一代要求民族独立的斗士，譬如在印度，最早领导印度人民起来要求独立的知识分子中间，有相当多的人是在英国人办的殖民地大学，或者英国本土的大学里面接受现代教育的。

我们再来说中国的大学，中国最早的大学叫京师大学堂，也就是现在北京大学的前身。这个大学成立的时候，是当时清政府培养具有新的改革思想的官员的地方。当时已经到了清政府的末期，朝廷也知道老这样下去不行了，要改革。改革是要有人来做的，可当时一般做官的人思想都太旧，怎么办呢？就办一个京师大学堂，招一些年轻的官员来读书。这些学生都是有级别的，大致相当于县官的副职这一级，所以，许多学生都带一个跟班，早上给他倒洗脸水，干这干那，一直到给他拿课本。学生排队的时候，第一排是学生，后面一排就是他们的跟班，是这样有趣的队式。

正因为中国最早的大学是这么一个形象，我们就可以理解，蔡元培从德国留学回来，担任北京大学——当时京师大学堂已经改名为北京大学——的校长，他在第一场演说里面，为什么特别强调，要学生们一定要放弃读书做官的思想。当时已经是民国了，政治腐败，所以一般有点文化的人的观念里面，官员就几乎等于坏人，所以他说，我们的学生第一就是不要做官，不要跟那个腐败的官场搅和在一起。他之所以特意强调这一点，就是因为他这个学校原本就是一个培养官员的学校。



北京大学



蔡元培

那蔡元培的理想是什么呢？他的理想是从德国学来的。大家都应该知道一八七一年的普法战争，本来法国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之一，普鲁士，就是现在的德国的东北部，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国家，可是结果，普鲁士打赢了。正因为普鲁士赢了这一仗，德国才得以统一。

德国靠什么赢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靠教育！当时的普鲁士政府非常重视教育，大办教育，而在这个过程中，洪堡特——一个很有名的德国的教育家，也是帝国的一个大臣，起了很大的作用。特别是他主管柏林大学，把柏林大学建设成为一所培养国家栋梁的大学。倒底是怎么培养呢？基本是两条，第一，在大学里面集中各种各样的知识，所以大学一定是一个有文科有理科的地方，光有一个文科或者理科的，不能称为大学(university)，那只是学院(college)。第二，在大学里培养研究高深学问的能力。国家栋梁从哪里来？就是要了解各种各样的知识，再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进一步研究学术的能力，这样就能够培养第一流的头脑，有了第一流的头脑，你就可以成为精英，带领国家在国际竞争中取胜。

蔡元培的理想正是这个理想，他也正是用这样一个理想，造就了北京大学的新风气。这个风气也延续了很久。北大的校园里面始终有一种精英意识的风气，觉得应该关怀天下，应该对国家的兴亡有责任。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北京大学代表了中国大学的一个模式，就是培养精英、培养国家栋梁的大学的模式。当然，这种模式有一个前提，就是大学的数量少。当时中国的大学很少，能够读大学的，都是年轻人当中百里挑一的人，他很自然会觉得自己是一个优秀的人物。

可是到了二十世纪中叶以后，教育普及，大学越来越多，大学入学率越来越高。现在西方或者西方式的发达国家，包括日本和韩国，年轻人进大学很容易，基本上百分之九十左右的人都可以进大学。中国现在虽还达不到这个程度，但是和以前相比，大学也已经很多了。而这样一来，办大学的一个新的模式就出来了，越来越多的大学不再以培养少数的精英、栋梁为己任，读大学越来越变得跟读中学一样，是一个人人都要经历的阶段，是一个接受普及教育的阶段。普及教育是干什么的？简单地说，就是培养一个人能够胜任某一项专门的工作。在一个现代社会里，事情越来越多，分工越来越细，知识总量也越来越多。分工很细，就需要各种各样不同的专门的人才。大学呢，就相应地建立各种各样的细分的专业，也是越分越细，你学这个的，不知道那个，学现代文学的不知道古典文学，甚至学明清文学的不大知道先秦文学……你的知识面再狭窄也没关系，只要把自己的专业学好就得了，因为你将来就是专门做这个的。大学就这样变成了一个普及教育的地方，一个培养专业人才的地方。在这样的新的情况下面，读大学也就慢慢地变成不再是把自己培养成社会栋梁，而只是来学一点谋生的本领、劳动的能力，以便将来找一个好工作，赚钱。这就是二十世纪中叶以后，随着教育的普及，越来越广泛地扩散开来的一个办大学、读大学的新模式。

但是,从二十世纪中叶到现在,五十多年过去了,社会对于人才的需要又发生了变化了。从根本上说,这个变化是由于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深刻变化而造成的。我们都知道,今天的世界是一个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尤其在经济领域,基本上是按照资本主义的原则在运作的,中国也不例外。资本主义生产有一个内在的趋势,就是要不断周转,不断用新的产品取代旧的产品。到今天,这个周转的速度已经非常快,而且是加速度,越来越快。这个更新在工科领域里面特别地快。很早以前就有一个说法,说工科的教授一过五十岁就没用了,因为他原来熟悉的整个知识系统都淘汰了,被新系统取代了。这个说法当然很武断,但却可以说明资本主义所推动的这种商品、生产技能乃至知识系统的更新换代是多么剧烈。

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经济对人的需求就变了,不再只是要过去的那种精通一门专业的人,你辛辛苦苦学了半天,只懂一种专门的知识和技能,但很可能到你学完了出来,这整个专业都被取代了,你也就成了没用的人。所以,现在的人力市场最需要的,不是对于某一种专业的精通,而是一种综合的能力,一种自我更新的能力。今天我懂这一行,可这一行不存在了,新的一行出现了,我能够通过重新学习等方式,很快把自己调整过来,能够适应新的一行的需要。在今天,如果你是只会一种专业的人,那是低级的劳动力,随时可能被淘汰,成为一个废人。那高级的劳动力是什么?就是所谓“素质”好的人,他可以不断地自我调整、跟上劳动力市场的新的需要。

市场对于劳动力的需要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大学教育也就随之发生转变,用大家熟悉的概念来讲,就是从专业教育转向素质教育。什么叫素质教育?就是培养前面所说的那种能适应今天的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经济需要的高级劳动力。当然了,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无论过去讲专业化,还是现在讲素质,都讲的是劳动力的训练,是培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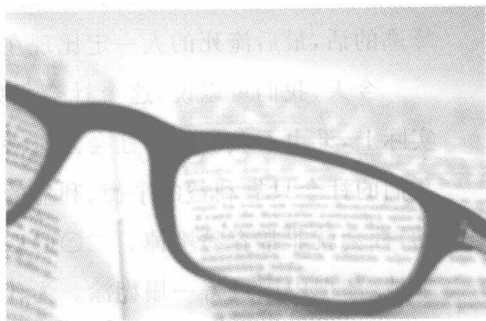
人的谋生——用马克思的话讲,就是出卖劳动力——的本领。所以,这样的素质教育,是更增强了那种在二十世纪后半叶越来越普及的非精英教育的大学体系的。

什么是“通识教育”

也就在二十世纪,还出现了另外一种既不同于洪堡特和蔡元培那样的精英教育,也不同于劳动力培训的新的大学教育的模式。它的理念最先是在美国出现的,大概就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差不多也就是蔡元培改造北大的二十年以后,在美国的芝加哥大学,提出了一种新的教育理念,创造了一个新的词,General Education,中文译作“通识教育”。

这个通识教育是什么意思呢?简单地说是这样: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现代时期,那么,人类社会——这里是指美国式的社会,美国人觉得美国就是代表了人类,很多美国人现在还这么想——如何在现代的各种条件下面,更好地或者说比较好地延续下去,而不要被这些现代的条件给搞垮了,就成为现代教育面对的最大问题。这些“现代的条件”是什么呢?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是一个;宗教信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美国的芝加哥大学,提出了一种新的教育理念,创造了一个新的词,General Education,中文译作“通识教育”。



仰的薄弱是一个；原来的各种传统的破坏也是一个，还有其他一些。这些条件凑到一起，就造成了现代社会的人的原子化，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孤零零的原子，人跟人之间没有什么内在的关系。在这样一个原子化的情况下，按照当时那些美国教育家的看法，社会很可能要出大问题。

这大问题主要是两个，第一个大问题，人跟人的交往、关系，越来越多地是一种利益的交换，靠利益的平衡来维系。而一旦这样的话，社会就很脆弱，禁不起一点风险。各位都看过电影《泰坦尼克号》吧，无论老版还是新版，都有一个突出的细节，是根据真实情况改编成的：在这个船慢慢沉下去、最后翻掉的整个过程中，乐队一直没有停止演奏。这些人坚持演奏的意思，是希望把紧张的气氛冲淡一点，为此他们放弃了自己逃生的机会。另一个细节是，乘客逃生的时候，是老人小孩妇女先走，尽管有人不遵守这一条，但多数人还是能做到。把这两个细节放在一起，你就会看出，在这条船上，人跟人的关系并不完全是根据利益来维系的。如果人跟人之间只是利益关系的话，那大家就会你推我搡，不管三七二十一，逃了再说。正因为当时在这个船上还有一些别的准则存在，才会有一些人坚持演奏，有一些人把生存的希望让给别人。我们可以想象，如果这条船上，大家都是一窝蜂逃的话，最后淹死的人一定比现在要多得多。

今天，我们可以说，这个社会很好啊，现在没问题，太平得很，但实际上，谁也不敢说这个社会没有潜在的危机，不会遭到困难。如果我们的社会只靠利益的平衡、利益的交换来维持，一旦有一点风吹草动，社会就非常容易垮掉。二〇〇四年 SARS 的事情，本来并不大的事情，却把中国搅得一塌糊涂。为什么？很简单，两条原因，一，除了利益关系之外，我们的社会的其他联系纽带很弱；第二，SARS 恰恰打破了利益的平衡，它使人跟人的利益关系变得不可捉摸，我不知道

你会不会是一个传染源，也就不能判断我应不应该跟你待在一起，其他所有的人都成为对自己生命的潜在威胁。这两条加在一起，就出现了大的混乱，一些地方的官员就开始逃了。这么一个小的困难，就闹出这么大的混乱，真要是大的灾难来了，不知道会怎么样。

第二个大问题，是和前一个密切相关的，就是随着传统的瓦解，随着整个社会生活越来越市场化，人跟人的关系变得只是一个利益关系，人和人之间、整个社会内部的共同感就没有了。我还是举刚才那个例子，为什么应该将逃生的机会让给妇人让给小孩让给老人？为什么船上的大多数人都能够这样做？就是因为大家在基本的价值观念上有共识，有一个共同的精神的认同(identity)。这个认同，简单地说，就是，活着并非人的最高的价值，人的生命还有别的比活着更高的价值，正因为那些人都接受这样的价值观念，他们才会这么做。也可以设想一下，如果那条船上一半的人是这么想的，另外一半的人却觉得，不对，我个人的生命最重要，谁要挡住我，我就跟他拼命，那么，这就是没有共同的文化，没有共同的认同，结果就一定是大乱，互相残杀，死的人更多。一条船是这样，一个社会也是这样，如果没有共同的文化，没有共同的价值观念，一有风吹草动，社会一定乱。

那么，如何克服人类社会在现代条件下必然要出现的这些大问题、大困难呢？这就是二十世纪早期美国那些提倡通识教育的学者们考虑的主要问题。在他们看来，通识教育是能够使社会培养起应对这些问题和困难的能力的。大学越是普及，就越应该让每一个受教育的人，在开始自己人生的长途之前，对人类社会在现代条件下必然要遭遇的这些问题和困难有一个清楚的了解；应该让他知道，第一，这些是要克服的问题，是现代生活的弊病，而不是理当如此、应该追求的方向；其次，更要帮助他建立起一个信念，个人也